

傷手之工不以臭鼠之細瑣而爲庸夫之憂樂藐然不喜流俗之譽坦爾不懼雷同之毀不以外物汨其至精不以利害汙其純粹故窮富極貴不足以誘之焉稱頌何足以悅之乎直刀沸鑊不足以劫之焉謗譏何足以戚之乎常無心於衆煩而未始與物雜也若夫操隋珠以彈雀舐秦痔以屬車登朽緡以探巢泳呂梁以求魚且爲稱孤之容夕爲狐鳥之餘棟橈餽覆傾溺不振蓋世人之所爲載馳企及而達者之所爲寒心而悽愴者也故至人嘿韶夏韜藻彩奮其六羽於五域之墟而不煩銜蘆之衛翳其鱗角乎勿用之地而不恃曲冗之備俯無倨鴟之呼仰無亢極之悔人莫之識邈矣遼哉

道藏輯要

抱朴子

三

虛集九

論仙

或問曰神仙不死信可得乎抱朴子答曰雖有至明而有形者不可畢見焉雖稟極聰而有聲者不可盡聞焉雖有禹益齊諧之智而所嘗識者未若所不識之衆也萬物芸芸何所不有况列仙之人盈乎竹素矣不死之道曷爲無之於是問者大笑曰夫有始者必有卒有存者必有亡故三五巨旦之聖棄疾良平之智端嬰隨鄺之辯賁育五丁之勇而咸死者人理之常然必至之大端也徒聞有先霜而枯瘁當夏而凋青含穗而不秀未實而萎零未聞有享於萬年之壽久視不已之期者矣故古人學不求仙言不語怪杜彼異端守此自然推龜鶴於別類比死

生爲朝暮也夫苦心約己以行無益之事鏤冰雕朽終無必成之功未若據塵世之高策招當年之隆祉使紫青重紆玄牡爲時華轂易步趣鼎餼代耒耜不亦美哉每思詩人甫田之刺深惟仲尼皆死之證無爲握無形之風捕難執之影索不可得之物行必不到之路棄榮華而涉苦困釋甚易而攻至難有似喪者之逐遊女必有兩失之悔單張之信偏見將速內外之禍也夫斑秋不能削瓦石爲芒鉞歐冶不能鑄鉛錫爲干將故不可爲者雖鬼神不能爲也不可成者雖天地不能成也世間安得奇方能使當老者復少而應死者反生哉而吾子乃欲延螻蛄之命令有厯紀之壽養朝菌之榮使累晦朔之積吾子不亦謬

道藏輯要

抱朴子

四

虛集九

乎願加自思抱朴子曰事有本鈞而未垂未可一也夫言有始必有終者多矣混而齊之非通理矣謂夏必長而薺麥枯焉謂冬必凋而竹栢茂焉謂始必終而天地無窮焉謂生必死而龜鶴長存焉盛夏宜暑而夏天未必無涼日也極陰宜寒而嚴冬未必無暫溫也百川東注而有北流之浩浩坤道至靜而或震動而崩弛水性純冷而有溫谷之湯泉火體宜熾而有蕭丘之寒焰重類應沉而南海有浮石之山輕物當浮而犛犛有沈羽之流萬殊之類不可一概斷之正如此也久矣有生最靈莫過乎人貴性之物宜必鈞齊而賢愚邪正好醜修短清濁貞淫緩急遲速趨舍所尚耳目所欲其爲不同已有天淵之隔冰炭之

乖矣何獨怪仙者之異不與凡人皆死乎若謂受氣皆有一定則雉之爲蜃雀之爲蛤壤虫假翼川蛙翻飛水麀爲蛤苻菜爲蛆田鼠爲鴛腐草爲螢蠱之爲虎蛇之爲龍皆不然乎若謂人稟正性不同凡物皇天賦命無有彼此則牛哀成虎楚姬爲鼈枝離爲柳秦女爲石死而更生男女易形老彭之壽殤子之夭其何故哉苟有不同則其異有何限乎若夫仙人以藥物養身以術數延命使內疾不生外患不入雖久視不死而舊身不改苟有其道無以爲難也而淺識之徒拘俗守常咸曰世間不見仙人便云天下必無此事夫目之所曾見當何足言哉天地之間無外之大其中殊奇豈遽有限詣老戴天而無知其上終身

道藏輯要

抱朴子

五

虛集九

履地而莫識其下形骸已所自有也而莫知其心肺之所以然焉壽命在我者也而莫知其修短之能至焉况乎神仙之遠理道德之幽玄仗其短淺之耳目以斷微妙之有無豈不悲哉設有哲人大才嘉遯勿用翳景掩藻廢僞去欲執大璞於至醅之中遺末務於流俗之外世人猶尠能甄別或莫造志行於無名之表得精神於陋形之裏豈况仙人殊趣異路以富貴爲不幸以榮華爲穢汗以厚玩爲塵壤以聲譽爲朝露蹈炎飈而不灼踐玄波而輕步鼓翮清塵風駟雲軒仰凌紫極俯棲崑崙行尸之人安得見之假令遊戲或經人間匿真隱異外同凡庸比肩接武孰有能覺乎若使皆如郊間兩瞳之正方却疏之雙耳出

乎頭巔馬皇乘龍而行子晉躬御白鶴或鱗身蛇首或金車羽服乃可得知耳自不若斯則非洞視者安能覲其形非徹聽者安能聞其聲哉世人既不信又妄多疵毀真人疾之遂益潛遁且常人之所愛乃上人之所憎庸俗之所貴乃至人之所賤也英儒偉器養其浩然者猶不樂見淺薄之人風塵之徒况彼神仙何爲汲汲使芻狗之倫知有之何所索乎而怪於未嘗知也目察百步不能了了而欲以所見爲有所不見爲無則天下之所無者亦必多矣所謂以指測海指極而云水盡者也蜉蝣校巨螯白芟料大椿豈所能及哉魏文帝窮覽洽聞自謂於物無所不經謂天下無切玉之刀火浣之布及著典論嘗據言此事

道藏輯要

抱朴子

六

虛集九
又文一

其間末期一物畢至帝乃歎息遽毀斯論事無固必殆謂此也陳思王著釋疑論云初謂道術直呼愚民詐僞空言定矣及見武皇帝試左慈等令斷穀近一月而顏色不減氣力自若常云可五十年不食正爾復何疑哉又令甘始以藥含生魚而煮之於沸脂中其無藥者熟而可食其啣藥者遊戲終日如在水中也又以藥粉桑飼蠶蠶乃到十月不老又以往年藥食雞雛及新生犬子皆止不復長又以還白藥食白犬百日毛盡黑乃知天下之事不可盡知而以臆斷之可任也但恨不能絕聲色專心以學長生之道耳彼二曹學則無書不覽才則一代之英然初皆謂無而晚年乃以爲有窮理盡性其歎息如此不逮若人

者不信神仙不足怪也劉向博學則究微極妙經深涉遠思理則清澄真偽研竅有無其所撰列仙傳仙人七十有餘誠無其事妄造何爲乎遠古之事何可親見皆賴記籍傳聞於往耳列仙傳炳然其必有矣然書不出周公之門事不經仲尼之手世人終於不信然則古史所記一切皆無何但一事哉俗人貪榮好進汲汲名利以己之心遠忖昔人乃復不信古者有逃帝王之禪授薄卿相之貴任巢許之輩老萊莊周之徒以爲不然也况於神仙又難知於斯亦何可求今世皆信之哉多謂劉向非聖人其所撰錄不可攷據尤所以使人歎息者也魯史不能與天地合德而仲尼因之以著經子長不能與日月並明而楊雄

道藏輯要

抱朴子

七

虛集九
×文一

稱之爲實錄劉向爲漢世之名儒其所記述庸可棄哉凡世人所以不信仙之可學不許命之可延者正以秦皇漢武求之不獲以少君樂大爲之無驗故也然不可以黔婁原憲之貧而謂古者無陶朱猗頓之富不可以無鹽宿瘤之醜而謂在昔無南威西施之美進趨猶有不達者焉稼穡猶有不收者焉商販或有不利物者焉用兵或有無功者焉况乎求仙事之難者爲之者何必皆成哉彼二君兩臣自可求而不得或始勤而卒怠或不遭乎明師又何足以定天下之無仙乎夫求長生修至道訣在於志不在於富貴也苟非其人則高位厚貨乃所以爲重累耳何者學仙之法欲得恬愉澹泊滌除嗜慾內視反聽尸居無心

而帝王任天下之重責治鞅掌之政務思勞於萬幾神馳於宇

宙一介失所則王道為虧百姓有醜則汨其和氣缺文 豔容伐

其根莖所以剪精損慮削乎平粹者不可曲盡而備論也蚊嚼

膚則坐不得安虱羣攻則臥不得甯四海之事何祇若是安得

掩翳聰明閉藏喘息長齋久潔躬親爐火夙興夜寐以飛八石

哉漢武享國最為壽考已得養性之小益矣但以升合之助不

供鍾石之費缺文 漢武招求方士寵待過厚致令斯輩敢為虛

誕耳樂大若審有道者安得待煞乎夫有道者視爵位如湯鑊

見印綬如縲絰視金玉如土糞觀華堂如牢獄豈當扼腕空言

以僥倖榮華居丹楹之室受不貲之賜帶五利之印尚公主之

道藏輯要

抱朴子

八

虛集九
又文川

貴耽淪勢利不知止足實不得道斷可知矣按董仲舒所撰李

少君家錄云少君有不死之方而家貧無以市其藥物故出於

漢以假途求其財道成而去又按漢禁中起居注云少君之將

去也武帝夢與之共登高山半道有使者乘龍持節從雲中下

云上帝請少君帝覺以語左右曰如我之夢少君將舍我去矣

數日而少君稱病死久之帝令人發其棺視口唯衣冠在焉按

仙經云上士舉形昇虛謂之天仙中士遊於名山謂之地仙下

士先死後蛻謂之尸解仙今少君必尸解者也近世壺公將費

長房去及道士李意期將兩弟子去後人見之皆在鄆縣其家

各鑿棺視之三棺止有竹杖一枚以丹書於杖此皆尸解者也

昔王莽引典墳以飾其邪不可謂儒者皆爲篡盜也相如因鼓琴以竊文君不可謂雅樂主於淫佚也噎死者不可譏神農之播穀燒死者不可怒燧人之鑽火覆溺者不可怒帝軒之造舟酗營者不可非杜儀之爲酒見趙高董卓便謂古无伊周霍光見商臣冒頓便云古无伯奇孝已也又神仙集中有召神劾鬼之法又有使人見鬼之術俗人間之皆謂虛文或云天下無鬼神或云有之亦不可劾召或云見鬼者在男爲覘在女爲巫當須自然非可學而得按漢書及太史公記皆云齊人少翁武帝以爲文成將軍武帝所幸李夫人死少翁能令武帝見之如生人狀又令武帝見竈神此史籍之明文也夫方術旣令鬼見其道藏輯要

抱朴子

九

虛集九

×文一

形又令本不見鬼者見鬼推此而言其餘亦何所不有也鬼神數爲民間作光怪變異又經典所載多鬼神之據俗人尙不信天下之有鬼神況乎仙人居高處遠清濁異流登遐遂往不返於世非得道者安能見聞而儒墨之家知此不可以爲訓故終不言其有焉俗人之不信不亦宜乎惟有識真者校練眾方得其徵驗審其必有可獨知之耳不可強也故不見鬼神不見仙人不可便謂世間無仙人也人有賢愚皆知己身之有魂魄魂魄分去則人病盡去則人死故分去則術家有拘錄之法盡去則禮典有招呼之義此之爲物至近者也然與人俱生至乎終身莫或有自聞見之者也豈可遂以不聞見之而云無之乎若

夫輔氏報施之鬼成湯怒齊之靈申生交言於狐子杜伯報恨於周宣彭生託形於亥豕如意假體於蒼狗灌夫守田蚡子義培燕簡辱收之降予華樂侯之止民家素姜之說織緯孝子之著文章神君言於上臨羅陽仕於吳朝鬼神之事著於竹帛昭昭如此不可勝數然而蔽者猶謂無之况長生之事世所希聞乎望使必信是令蚊蚋負山與井蛙論海也俗人未嘗見龍鱗鸞鳳乃謂天下無有此物以爲古者虛設瑞應欲令人主自勉不息冀致斯珍也况於令人之信有仙人乎世人以劉向作金不成便謂索隱行怪好傳虛無所撰列仙皆復妄作悲夫此所謂以分寸之瑕棄盈尺之夜光以蟻鼻之劍損無價之滄鈞非

道藏輯要

抱朴子

十

虛集九

荆和之遠識風胡之賞真也斯朱所以鬱悒薛燭所以永歎矣作金皆在神仙集中淮南王抄出以作鴻寶枕中書雖有其文然皆祕其要必須口訣臨文指解然後可爲耳其所用藥復多改其本名不可按之使用也劉向父德治淮南王獄中所得此書非有師授也向本不知道術偶偏見此書便謂其意盡在紙上是以前作金不成耳至於撰列仙傳自刪秦太史暨漢書中之或所親見然後記之非妄言也狂夫童謠聖人所擇芻蕘之言或不可遺採葑採菲無以下體豈可以百慮之一失而謂經典之不可用以日月曾蝕之故而謂玄象非大明哉外國作水精椀實是合五種灰以作之今交廣多有得其法而鑄作之者

今以此語俗人殊不肯信乃云水精本自然之物玉石之類况於世間幸有自然之金俗人當何信其有可作之理哉愚人乃不信黃丹及胡粉是化鉛所作又不信驟及駢駘是驢馬所生云物各自有種况乎難知之事哉夫所見少則所怪多世之常也信哉此言其事雖天之明而人處覆甑之下焉識至言哉

對俗

或人難曰人中之有老彭猶木中之有松栢稟賦之自然何可學乎抱朴子曰夫陶冶造化莫靈於人故達其淺者則能役用萬物得其深者則能長生久視知上藥之延年故服其藥以求仙知龜鶴之遐壽故效其導引以增年且夫松栢枝葉與眾木

道藏輯要

抱朴子

上

虛集九
又上文

則別龜鶴體貌與眾虫則殊至於彭老猶是人耳非異類而壽者得道由於道得非自然也眾木不能法松栢諸虫不能學龜鶴是以短折耳人有明哲能修老彭之道則可與之同功矣若謂世無仙人乎然前哲所記近將千人皆有姓字及有施爲本末非虛語也若謂彼皆特稟異氣然其相傳皆有師授服食非生知也若道術不可學得其變易形貌吞刀吐火坐在立亡與雲起霧召致蟲蛇合聚魚鼈三十六石立化爲水消玉爲稻瀆金爲漿入淵不沒就又不傷幻化之事九百有餘按而行之無不皆效何爲獨不肯信仙之可得乎但仙道遲成多所禁忌自無超世之志強力之才不能守之其或頗好心疑中道而廢使